

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怀下，丝路规划研究中心成立了，李山担任副理事长。事实上，李山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早已有渊源：还在中银国际之时，他就领导成立了丝绸之路工作小组，想要建高速铁路联通中国西部和欧洲。如今，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提出和推进，他当年的理想有了实现的机会。

李山再度从国开行离开，回到香港创立了丝路金融有限公司。他在中银大厦租了一整层楼，请来了重量级的公司团队：董事长是高盛的前任总裁约翰·桑顿(John Thornton)，顾问有李山的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·哈特，还有欧盟前秘书长哈维尔·索拉纳。公司的战略股东包括中国光大集团和国际战略投资者。

李山在进行他的新探索，不断先行。在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大潮中，他要实践专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战略服务的投资银行，继续金融家的贡献。

《百年海归》肯定李山贡献

2013年10月21日，人民大会堂举行欧美同学会100周年纪念活动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，肯定留学生对国家的贡献，他说，百年的留学史是“索我理想之中华”的奋斗史，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出国留学、回国服务，大批归国人员在中国革命、建设、改革的历史画卷中写下了极为动人和精彩的篇章。

让李山十分惊讶的是，欧美同学会在会后出版了一本书：《百年海归，创新中国——创造中国第一，影响中国进程的百年海归风云录》，里面除了有很多家喻户晓的留学前辈，居然还有自己。

他上榜的理由很简单：主导中国第一个国家投资银行的筹建。这是社会给李山的充分肯定。现在的李山，已经是港区全国政协委员，不断以自己的方式回报国家。

(转自《超讯》)

清华小哥温暖“冰凉”的苗寨

○白皓

怀揣一颗炽热的心站在寨子面前，余宗洋的眼前是“冰凉”的。

他能看到自己呼出的每一口气都变成一片白雾，随着刺骨的风散去，眼前深褐色的木房子是这个名叫“排扎”的苗寨里最常见的建筑，深灰色的瓦、土黄色的路、阴沉沉的天，半天见不着个人。

而他通向寨子的路则充满着勃勃生机——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本科，清华大学法学硕士。他的同学绝大多数都在知名

的金融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工作，每日西装革履进出写字楼，谈着大项目，拿着不菲的薪酬。

余宗洋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2016年12月15日。“太冷了，甚至有点凄凉！”他提着行李走进寨子，开启了驻村扶贫时间。

此前，他在北京的寝室里看了一部央视的专题片，讲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故事，看完专题片，他下定决心考选

调生，去从来没去过的贵州黔东南。

“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”，余宗洋说。这句常在报纸上看到的话，自己也说出来了。

苗寨里的村民们知道村里来了高材生，但并不清楚他能为寨子带来什么。寨子里流传的故事说，这里曾出过两个高材生，一个设计了贵阳龙洞堡机场，一个建造了核电站，但自从有了出息就很少回村，家里的老房子修修补补凑合着。

寨子里有点本事的人都外出了，不少木房子常年空着。余宗洋翻出了寨里的花名册，总共80多户人家，留在寨里的年轻人伸出双手就能数过来，多数是老人、妇女和孩子。寨子里有个村民组长，帮着上传下达一些事，除此之外，没有村民操心整个寨子的长远发展问题。

怎么让寨子有点生机不这么冰凉？这是余宗洋的第一反应。

课本中没有这样的知识，余宗洋开始一户一户走访。寨子里的村民淳朴热情，余宗洋不用敲门，走到谁家门口都能听到进屋吃饭的招呼声。屋里地上挖个几



余宗洋校友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排扎村

十厘米的坑，填上炭，架个锅，切一块屋里吊的老腊肉，煮上地里的新鲜蔬菜，端起一大杯糯米酒，一顿饭可以边吃边聊几个小时。

通过吃饭聊天，余宗洋了解到村里总共有13个姓氏，这意味着80多户人家分为13个大家族，有些稍大的家族有不同的支系，村里还有几位性格泼辣的妇女，说一不二。有人提醒余宗洋，必须要平衡好各个家族的关系，才能服众，这是村里的“政治”。

余宗洋很有心，不论进谁家都能看到家里缺点什么，有段时间他接连在淘宝上买了好几把火钳子，先快递到县里，再从县里带回村，送到火钳子坏了的村民家。他经常给老人孩子带些食品和小礼物，村民们觉得这个小伙子懂事，大事小事都会告诉他。

余宗洋还把住处搬到了一户村民家，家里男主人姓王，女主人姓姚，这两个姓是村里最大的两个姓，相当于一下子住进了两个大家族里。老两口的女儿出嫁离家，他们就把余宗洋当成家里的儿子，一口锅里吃饭，余宗洋每月交500元生活费，平常时不时从县城买些好吃的回来。

其实，寨子里的人想发展旅游，从寨门口到著名的西江千户苗寨景区有一条平坦的山路，距离大约40公里，开车不到1小时，寨子旁有一个未开发的瀑布群，景色很美，具备做特色旅游的基础。

县里也有支持排扎苗寨发展旅游的计划，还从北京请来知名的规划设计团队。在余宗洋的脑海里，寨子应该是一副“大干快上”的样子，但就是“雷声大雨点小”，村民们不知道劲该怎么使。

“先让寨子里吵起来。”余宗洋发动村里的党员、老人、妇女等18名代表共同成立管理委员会，跟寨子有关的大事小事都交给这个委员会商议，“经常开会嘈嘈杂杂，但这不是有了生气儿吗？”

管理委员会拉起了村民微信群，在寨里生活和外出的村民都拉进群，没几天工夫就拉进了170多人，群里七嘴八舌地讨论寨子该怎么干，隔一会儿就能有几十条未读信息。一次，群管理员被几位村民唠叨烦了，把一些人踢出了群，“把人踢出去了人心就没了，寨子还怎么干？”余宗洋又重新拉了个群，取名美丽排扎，自己当群主，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。

余宗洋总觉得寨子里灰暗暗的，冬天温度低，建筑还都是冷色调，很闷，没有显眼的能振奋精神的东西，他有时三更半夜在村子的后山上晃荡，想村里的事，在老人嘴里那是块阴地，夜里不能去。

他想到了在寨子里挂国旗，“红，醒目！”他很快用自己的工资在淘宝上买了100面国旗。

“选最显眼的一家人挂第一面，高高的挂着。”余宗洋说，村民出门一抬头就能看到五星红旗在寨子里飘扬，特别鲜艳。

第二天，村里发种子，领种子还可以领国旗，一夜之间村里挂了60多面国旗。

“在寨子里走了一圈，我突然就笑了，精气神出来了。”余宗洋说。

集体议事、挂满国旗，寨子渐渐有了苏醒的味道，但归根结底还是怎么发展旅游。

北京的规划设计团队给村里设计了非

常漂亮的苗族民宿，全木质榫卯结构，县里支持了资金。2017年2月28日破土，7月31日竣工。团队从网上淘了一大批精美的用品，锅碗瓢盆、牙刷香皂、茶壶高脚杯，包装箱堆满了院子，几个人拆快递就花了3天。

在这栋民宿里，可以像吃西餐一样优雅地品尝地道的苗族美食，高脚杯里可以是红酒、可以是西瓜汁，也可以是苗家米酒。每个房间每晚卖280元，餐费另算，夏日里最多的一天有7000多元入账。

收入可观，寨子里炸了锅！

有人立马回家商量改造自家的老屋，余宗洋追到家里，建议村民按照已经建成的精品民宿大兴土木，扩建一步到位，传统的旱厕都改成冲水马桶。有村民返乡，贷款好几十万元，投资建了可以同时容纳100人的餐厅。

寨子里每天的话题都离不开旅游，瀑布群旅游设施项目也上了马，余宗洋像打了鸡血，每天挨家挨户做工作，最初希望每家都改成大民宿，有规模的接待能力才能外出对接旅行社，让游客成批进来，后来觉得现有的老房子打扫干净加上床也行，立马见效。

总有人问余宗洋，你什么时候把游客带到我家？

余宗洋经常反问，你什么时候把床铺、厕所、洗澡设施做好？

“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带来，我就什么时候做好。”

余宗洋清楚，村民们找了大半辈子的发展路，如今随着精准扶贫之路出现了希望，心里肯定还有一些焦灼，“投了万一没人来怎么办？不投错过机会了

□ 清芬挺秀

怎么办？”

村民们改造房屋的进度也能体现出这样的心理波动，村里进游客多的日子，改造工地热火朝天，游客稀少几天，有的人家就没那么积极了，村子好像跟着游客的节奏呼吸。

2017年入冬，村里埋下排污管，家家户户都可以把旱厕改造成冲水马桶了。余宗洋联系工程队给一家人改造了厕所，几平方米的地方放下了一个蹲便器、一个洗手台，还加装了一台电热水器，随时有热水洗澡，这是接待客人的基本条件。

一时间，这个厕所成了寨子里的热门景点，男女老少都来参观。那个月，3户人家的厕所做了改造，一位老人说，活了60多年，第一次站着洗了热水澡。

这一年，12户人家开始扩建自己的老房，有人计划做只有几个房间的精品民宿，有人计划做容纳100人的青年旅舍。余宗洋感觉，村民有了思路，村里就有了起色。

他不断把寨子的变化发在朋友圈里，很多同学朋友帮他出主意、拉客源，一位同学的妈妈在内蒙古做乡村旅游，还特意到寨子里给他支招。

余宗洋原本以为，今年寨子里就能有上规模的接待能力，他嘴里总说着快快快，但现实并非都如他所愿。多数改建、扩建的房子用了1年还没完工，目前只有大约18户人家改了厕所、装了热水器，100多张床今年11月才搬进农户家，还在联系床垫和床上用品，这一切最终都归结到一个点上：缺钱。

现在，余宗洋会安慰自己说，排扎已经是县里动得最快的寨子了，目标就在

眼前。排扎的商标刚刚申请下来，“以后这里什么最值钱？是品牌。”他坚信。

今年国庆黄金周，一对来自大连的母子在排扎苗寨度过了愉快的4天假期，余宗洋为他们设计了攻略：第一天抵达之后体验苗寨的拦门酒，然后与村民一起唱歌跳舞，晚上参加热闹的篝火晚会；第二天爬山看瀑布群，与大自然亲近；第三天和村里的孩子手拉手结对，一起下田抓鱼，品尝苗族长桌宴；第四天漫步寨子后返程。

“4天在寨子里花了500元，来回机票1.2万元，他们说这是终生难忘的旅行，超值。”余宗洋突然意识到，假期亲子研学是排扎苗寨的新机会。

不久前，在一次关于脱贫攻坚的主题论坛上，余宗洋说希望有更专业的人士能帮助开发寨子里的研学主题线路，并加以推广。明年开春以后，寨子里能有200人左右的食宿接待能力，他认为，研学能带来更优质的客源，对村里孩子来说也有更大的意义。

有人问过余宗洋，清华毕业后在寨子里做建房、改厕所、拉客之类的小事，到底有多大意义，余宗洋也问过自己。有一段时间，他每天清晨去寨子河边的栈道上读《道德经》寻找答案，现在他想得很明白，温暖寨子的过程正是一个男人成长的过程。

“村民们现在经济上还不富裕，但精神上一直是丰富的，善良淳朴、坚强有韧劲的样子，在这里才能学到。”余宗洋说，“我做事也渐渐有点章法了，这种成熟的感觉很微妙。”

（转自《中国青年报》，2018年11月23日）